



光榮的游擊隊員

譚 堯 著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PDG

出版者的話

這本書是譚堯同志最近寫的一部自傳式的小說。

譚堯同志是廣東人，今年二十四歲，中國共產黨黨員。一九四四年就參加了廣東的抗日游擊隊；一九四六年，又北上到山東，參加了華東的解放戰爭。在革命鬥爭中，曾立過三等功、四等功各三次。他現在××步兵學校學習，學習中被評為一等學習模範。文化學習前，他只認識一千來字，大部分不會運用；現在已達到高小畢業程度，並且能夠寫出較好的文章來。

譚堯同志所以能寫出好文章，一方面由於他有豐富的戰鬥生活體驗，另一方面由於他很會讀書，他曾閱讀過六遍『日日夜夜』，從閱讀中，學得了寫作方法。他每讀完一段或一節，就想一想裏面的中心思想是什麼，為什麼作者那樣寫；反過來再想想，如果是自己，可能怎麼寫；學了之後，就設法運用到自己的寫作中。

本書是寫作者自己在抗日戰爭末期參加廣東抗日游擊隊，到解放戰爭剛剛開始的戰鬥生活。從本書中，可以看到一個革命戰士怎樣在黨的教育下，

從恐懼到無畏的進步過程，可以看出第一條不科學的經驗從與虛實員身上吸取了力量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情緒感覺。同時，這種新舊式的小說，由於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，所以寫的很樸實、很親切、很感人。

一九五三年六月

一九四四年十月，一個晴朗溫暖的早晨，這是我難忘的時辰，它每一分鐘都帶給我無限的興奮。

早上八點鐘，我找到了大隊部。大隊長不在家，看家的是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同志。他陪我坐着，給我倒茶，給我拿烟。他這樣殷勤熱情地招待我，再加上有點陌生，真使我有些坐立不安。我和小同志對面坐着，拘束得不知把手放在哪裏才好。

「你不要急，同志！大隊長很快就會回來。」他打破沉默來安慰我。
老實說，我實在是着急。因為我的願望能不能實現，祇有大隊長才能答覆；那就是我要參加游擊隊。

等了一會兒，大隊長還是不回來。我的心就像一隻被驚嚇的小鳥一樣地跳動。我着急得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問小同志：「你說大隊長會答應嗎？」

「會吧，哪能不會呢！」他說着，隨手把烟盒遞給我，我點了一根，緊靠我坐下。他好像要談什麼要緊事一樣，爬在我耳朵跟前，低聲對我說：「同志，若是大隊長答

應了，我們在一塊工作好嗎？作通訊工作。……就又補充一句：「送信的。」

他這個要求，使我很難答覆，不知道說什麼好，……就點了點頭；因為我還沒有得到大隊長的答應，怎能答應他呢！

他見我點了頭，高興的不得了，站起來，……就做了自我介紹：「我是大隊長的通訊員，我名字叫何明清。同志們看我長的小，都叫我小清。你如果願意和我一塊兒工作，那我又多了一位好朋友啦！」

他又給我倒上熱茶，繼續說：「我在這兒一個人幹工作，又孤單又寂寞，兩個人就好啦！我向大隊長要求好多次，可是他每次回答都是：「我這裏只需要一個人工作，嫌麻煩怕寂寞，你就自己去想辦法克服吧！」有一次，我仗着膽子問他：「工作太多，一個人忙不開呀！」他說：「一個人當兩個人用，工作那能忙不開呢！革命工作就得要吃點累，好同志！」

小清這個人真能說。他不住嘴地說着，我腦子裏想像着大隊長的樣子，他一定是個很厲害的人。

「說實在話，革命隊伍真是個大家庭。他雖然是個大隊長，他可比我父親還要親。他說話有時聲音粗一點，可是我聽着很舒坦。自從我給他當了通訊員，學的東



小清話沒說完，就有了一個人走進來，我估計這一定是大隊長。

西可多啦。他每天教我識字，給我講革命道理……唉！若不是他常到別處去，拋下我一個人在家有點寂寞，說心裏話，我真不願離開他。」說到這裏，他更靠近了我說：「大隊長回來，你心裏有什麼說什麼，千萬不要急不要害怕……」

他還沒說完，就有了一個人走進來；高個子紅臉膛，腰帶上掛着手槍。小青趕緊站起來，我也立刻跟着站起來。我估計這人一定是大隊長了。我不敢抬頭，臉發燒，心砰砰地跳；低着頭，捏着衣角說不出話來。我斜着眼睛看小青，小青也斜着眼睛看我，好像告訴我：「說話呀！不要怕嘛！有什麼說什麼……」這樣一來，我的心越發跳啦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啦。

小青真機靈，他用手指指我，對大隊長說：「大隊長，他要參加游擊隊。」他這一說，我的心就放下了一大半。大隊長聽了聽我，微微地笑了笑。小青給他倒了

一碗熱茶。

「啊！坐下吧。」

說：「我們本來就……」

「十五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沒有家……日本鬼子把我搞得家破人亡，我是給地主家放牛過活的。我要

參加游擊隊……可以吧！大隊長？」我說完，兩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隊長的嘴。

大隊長……又停了一下才說：「你怎麼知道有游擊隊呢？」

「這哪能不知道……」我望着大隊長說：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，時常在我們村

住，村裏還有不少人參加了呢！我們村實行了減租減息；人們都說這是毛主席的主

張，游擊隊和抗日政府辦的。我看牛的那家地主，減租減息後，看着老實了一點，

可是他背後總是嘟囔，罵我當子；不是說我沒養牛，就說我打了牛。他還

看着我，怕我幹游擊隊，他說：「你要參加游擊隊，我就殺你頭。」我可不，有

游擊隊我還怕他嗎！這會兒我就偷偷跑來參加啦！」

「啊！這樣呵！好吧，我答應你。」

「嗶呀！這幾個字使我心裏簡直像開了花一樣的高興。我對小清笑了笑，小清對我笑了笑。他跑到我跟前，拉住我的手笑呵呵地說：『從今天，你就是光榮的游擊隊員啦！我們倆就成了親愛的革命兄弟啦！』」

大隊長也笑着說：「你倆可真像兄弟，個子一般高，都是圓臉孔，大眼睛……」小清看大隊長這麼高興，便扭過頭去，再看看我，笑看看大隊長，眨眨眼笑起来，像是想說什麼。

大隊長看透了小清的心思，馬上收住笑，板起臉來說：「想什麼啦！你又要請求了吧？你不是說他的身體比你好嗎，好啦！那就叫他到三中隊去，好多殺幾個鬼子。」

大隊長這麼一說，小清便難為情地紅了臉。他來到我跟前，拉着我的一隻手說：「再見吧！我還有工作沒幹完呢！再見吧！」他說着走着，向我揮揮手走出門去。

小清剛一出門，大隊長就指着個對我說：「這孩子真機靈，讓他到連隊去鍛鍊鍛鍊才好呢！」停了一下又說：「革命工作要吃苦哇！要行軍，要打仗，睡不好覺，吃不好飯……你受得了嗎？」

我笑了，沒說話。

當天晚上，小清把我送到三中隊。

中隊長個子很高，身體很粗壯，說話很宏亮。他忙得很，他一面整理行裝，一面吩咐大家做這做那，大家也非常忙。他沒時間和我談話，只對我說了句：「你今晚在炊事班休息，他們不出發。」話雖說得不多，我聽着可非常高興；有這樣的隊長多麼好啊！

隊伍出發了，我坐在門口大青石板上，看着隊伍嗖嗖地走過。隊伍漸漸走遠，消失在明明的月光裏。晴朗的晚上真好啊！月亮真像盞大煤氣燈。我坐在石板上，自言自語地叨唸着：「今晚多晴朗啊！月亮又圓又亮，連星星都不顯耀！路上很遠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」我長長吸口氣又說：「真是個好夜晚！」

忽然，旁邊有人長長地「呢」了聲，接着說：「不好！這個天多麼討厭哪！」我奇怪地問他：「這樣明亮，爲什麼倒不好呢？」

「不好哇！」他拉長嗓門說：「越明亮越對打仗不利；夜晚襲擊敵人，容易受傷亡。」

他說的很清楚，我聽着却不懂。我也不好再往下問，於是我們沉默地坐着。沉默了好久久……我看他紋絲不動地出着神。

「聽！你聽……砲響……啊！槍也響啦！……幹起來啦。」他高興地喊着站起來。這下我才明白，他默默不言地坐着，原來是等待着戰鬥的聲音啊！

嗣後，他端來了板櫈，拿來開水，像招待老相識似地拉我坐下談話。這時，我才看清了他：他已經是位上五十歲的老人家了。我很高興，有這樣一位老同志，他一定會跟我講很多戰鬥故事。

他笑呵呵地問我：「你是剛來參加游藝隊的吧！」

「是！今早才參加，大隊長答應的。」

「對！小伙子，做的對呀！對呀！」他不笑了，眼睛被月亮照得閃亮，他用手摸索一下短鬍子，一扭身掏出煙袋來吸着煙。

我心裏想，下面他一定會對我講打仗的故事了。

「唉！」他嘆口氣說：「我有個兒子叫炳垣，他打暈下我又說：『他和你歲數差不多。你今年多大啦？』」

「十五歲。」我說。

「噫！他比你大三歲。他可走錯路啦！也不能怨他，他是個老老實實的耕田人。」

哪！他是被國民黨抓去當的兵啊！」老同志長長地嘆了口氣說：「國民黨口口聲聲說救國爲民，要人要捐去抗日，我想，兒子去當兵抗日還是好事，可是國民黨做的是禍國殃民，他們是『刮民黨』！要捐要稅，刮老百姓的血和肉，都塞到大肚皮口袋去了。他們站在老百姓頭上拉屎，見了鬼子就跪下磕頭，捧着白旗投降……唉！」

老同志用力地搥搥煙灰，狼狽地罵着：「他媽的共產黨！」接着說：「刮民黨還說共產黨殺人放火，可是真正殺人放火的是他們自己，他們親自殺，帶着鬼子殺，想把我們百條殘光！」

他站起來，眼睛含滿淚，傷心地說：「小同志，你懂嗎？我兒子走錯路了……她媽傷心得癱了……就跳了河……小同志，你明白嗎？我活了這麼大年紀，受了三樣氣：地主、國民黨、日本鬼子；他們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就剩下我這老頭子啦！」

我聽得直心曠，我的家也是這樣啊！我本想安慰老人家幾句，但說不出話來。

老同志偷偷地擦了下眼角就說：「小同志，我還不算是老，我今年才五十二歲呢！毛主席說，打日本鬼子救國家是每個中國人的事，大家組織起來力量大；我想，對呀！我也是中國人嘛，今天真正有了這樣抗日的隊伍，我能不參加嗎！同志們說我老了，可我覺得還很年青，有了共產黨，世道都變了樣，我的歲數跟着我的心

也像翻了個過，我好像變成廿多歲一樣的小伙子了，我要狠狠地殺死那些害人的野狼！」

他講到這裏，我就更加聚精會神地往下聽；估計這回該講打仗的故事了。

他坐下來，又抽着烟。看他又高興起來啦，他慢慢地說：「我當了兩年多的兵啦，可是，一回仗也沒打過。上級叫我當炊事員，我本來不樂意，後來，就高興啦！小同志，你聽，我做飯也是爲了打日本哪！只要我把飯菜做得又軟又香，同志們吃得胖胖的，個個精神飽滿，多殺幾個鬼子，這也是我的功勞啊！小同志你說對不對？」

我點了點頭，老同志滿意地笑起來。

老同志談了這麼多話，雖然我沒有能夠從他學到打仗的方法，可是我却懂得了比打仗方法還重要的東西，就是：一個人爲什麼活着，爲什麼去打仗。

已經是深夜了，遠處槍聲緊一陣慢一陣，月光冷冰冰地照着大地，老同志抬頭看看天色，要回去做飯。他們六個人，還去了兩個人站崗，但他們不讓我幫忙。老同志說：「隊長走時交代過，要讓你休息，我們不能違反隊長的命令。」我雖然不懂軍隊裏的規矩，我可聽說過軍隊裏的「命令」比甚麼都重要；所以，我只好坐在舖上看着他們做飯。

天快亮了，飯也做好了，我坐着也累了，情不自禁地靠着牆角躺下去。剛迷迷糊糊，忽然被一陣嘈雜的喊聲和鑼鼓聲驚醒了。我睜眼一看，炊事員同志都不在了。

我匆忙爬起跑到門外。哦，多熱鬧哇！隊伍都回來了，門外擁滿了人，連七十多歲的老大娘都拄着拐杖來歡迎了；鑼鼓咚咚地敲，人們連蹦帶跳鬧了個歡，真比過年還熱鬧，這我還是初次見到呢。不一會，炊事房的雞蛋、青菜和水菓都堆滿了。我奇怪，村裏的人怎麼能這麼快就找到這麼多的慰勞品呢！

三

中隊裏可真熱鬧，一百多人連唱帶跳。昨天晚上中隊又打了勝仗。

中隊長忙得很，他剛辦完這件事，又來了那件事。他看我總團在他後邊轉，便笑笑說：「你先休息，下午開完祝捷大會再到班裏去。」

這天下午，召集了軍民大會，我也站在隊伍裏參加了。方圓幾里的村民都來了，足有二千多人。

中隊長先上台講了話，他說：「鄉親們，光榮的游擊隊隊員們！我們又打了勝

仗啦！雖然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，一天失一個城，但是只要有我們八路軍、新四軍和廣東抗日游擊隊，有我們毛主席的領導，我們就一定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！」

「打倒日本鬼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，堅決消滅日本侵略者，最後勝利是我們的！」……全場兩千多人喊成一個聲音。

接着，隊長命令用新繳來的機槍，為慶祝勝利對空鳴放二十響。

全場又鼓起掌來。

老鄉們向我們獻了旗，旗上綉着「殺敵先鋒」四個大金字。兒童團給我們戴花，我胸前也掛了朵大紅花。

老鄉們一個接一個地上台講話，都是每字每句地說游擊隊光榮。我心裏很慚愧；要知道，我才昨天參加的呀！不要說打鬼子，就連槍我還沒摸過呢！戴這朵大紅花我真不好意思。

「小同志，這朵花就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啦！」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同志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指着胸前的紅花連笑帶說。

「剛才在台上打機槍的是你嗎？」我認出了他。

「是啊！」他輕輕地撫摸着擺在他眼前的機槍說：「我是一班長陳貴明。你叫譚堯嗎？」

「啊！是啊！」奇怪，他怎麼知道我是誰呢。

「陳長說要到你到我們班來，你高興嗎？」

「哦！我當然高興啦！」我興奮地回答他。

晚飯後，我真的到了一班。

陳貴明班長，熱情地拉着我的手，把全班同志都叫來，一個個對我做了介紹。乍一到班上來，心裏有點發慌，全班十來個人，哪能一下記得清楚！只記了兩個同志，一個是身材細長的叫吳空，一個是矮粗黑胖的叫馮得山。

大家把我圍起來，問這問那：問我有什麼困難。我想有什麼困難呢？就是不會打仗，於是我說：「沒什麼困難，就是不會打仗。」

馮得山聽了，很認真地把我架勢一拉，把槍一擡說：「就這麼一拉槍……。」說



「小同志，這朵花就代表了老百姓的心！」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同志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指着胸前的紅花連笑帶說。

着做着，他把打槍的辦法教給了我。吳堅也把手榴彈的打法教給了我，同志們你一言他一語地把打仗的動作教了我一遍。

最後，班長說：「我們都是耕田人，誰也沒受過打仗訓練，都是憑我們的決心，憑戰鬥鍛鍊，憑我們對敵人的仇恨，慢慢學會的。你不要急，這玩藝兒打兩個仗就會了。不過頭幾回上戰場，心裏可能有點害怕，打幾回仗就好了……。」

班長講了很多道理，我聽着很新奇，可惜當時記不下來。

晚上，班長叫我跟他睡在一起。他打開小包袱，拿出他唯一的一件外衣和一條毛巾給我說：「你先把這些東西拿去用吧！很快就會發啦！以後有困難告訴我，我想辦法幫你解決。」班長這個人多親熱呀！他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在我心裏，我眼圈都發酸啦！我不願接受這些東西，因為這是他僅有的寶貴東西。我再三地推辭，他就不住嘴地說：「階級兄弟用不着客氣……。」我真好接受了，我用什麼來回答他好呢！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班長鋪好稻草，拿來被子，蓋的枕的全弄好了。我蓋的很暖，睡的很舒服。但我不能睡下去，許多新鮮事，在我腦子裏翻騰着：同志們對我好哇！他們都喜歡我，都愛護我，爲了什麼呢？一定是要我好和他們一道去打鬼子。我應該好好幹哪！可是我什麼也不懂啊！我沒摸過槍，更沒打過仗；要是打起仗來槍一響，我身

上會不會發抖呢？……想着想着，爲什麼被子重了呢？我急忙掀開被子一看，不禁喊了聲：「班長！你……。」

「夜間很涼，把棉衣給你蓋上，不然就要凍壞身體！」

「你蓋什麼呢？班長！」

「這是班裏站哨的棉衣，同志們都說新同志蓋的少，應該給新同志蓋上。」

我說什麼好呢，革命大家庭多溫暖哪！我想說出心裏話——要和他們一起好好打仗——但剛一張嘴，就被一陣熱淚堵住了。班長輕輕地把棉衣給我蓋好說：「睡吧，好好休息，說不定明天要打仗呢。」

四

天剛拂曉，隊伍在村頭上站得整整齊齊的。

隊長講了講情況：「我們前天夜裏，打了鐘龍拉據點後，鬼子發了瘋，集中兵力來「掃蕩」，爲了便於打擊敵人，我們要立刻轉移，大家要有充分的戰鬥準備……。」

隊伍藉着黎明的微光，沿着曲折的小路，穿過了森林，越過了山嶺。